

御選唐宋文醇

一
函
八
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八

廬陵歐陽修文七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準詔言事上書

論包拯除二司使上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八

廬陵歐陽修文七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
獻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
兵以來爲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
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
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
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

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中。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邊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

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

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

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
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
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
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
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
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
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
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
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

通鑑言上皇帝書

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
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
致培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
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
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
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
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
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
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

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渭。

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眾，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

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於軍糈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

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

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

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
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
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
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
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白京以西土之不闢
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
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
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
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

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二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纒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